

青春歧路终成景 别后星辰各自明

讲述:莫漓 撰稿:情感工作室 枝子

今年“五一”，是我和盈心分手的第十四年，她从国外回了趟桂林。我们两家算是世交，我父母特意请她和她的父母吃了一顿饭。

再次见面，我和盈心像老朋友一样聊起了彼此的近况。她打算过几年回国工作，我又想起了她说的“想要看更广的世界，想要在专业领域有所建树”。现在她都达到了，我为她的成功而感到高兴。

●年少初逢 两小无猜

说起我和盈心的相识，有些老套。她父母在我父母生意摊位旁边租了个商铺做生意。我们两家大人谋生之余，会轮流帮对方看孩子。一来二去，我父母和盈心的父母成了朋友，我和盈心成了青梅竹马。

因为同岁，家住得也近，我们上的是同一个小学、同一个初中、同一所高中，很自然的，在初中的时候我就和盈心互生情愫。

我初中的时候和盈心同校却不同班，但是我们每次放学都会一起走。那时候，我们班一些调皮的男同学就会开我和盈心的玩笑，要么骑着单车从我们身边擦肩而过吹口哨，更直白的还有人调侃我：“莫漓，你又来接你媳妇啦！”每次，盈心总是红着脸，低着头不说话。而我也感觉浑身不自在，但又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和借口。

到了高中，不出意料地我和盈心“早恋”了。我们双方的父母也很清楚我和盈心的关系，他们并没有反对，而是告诉我们，要把学习放在第一位，谈恋爱的事情等考上大学再说。

这句话盈心听进去了，我却没听进去。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快点毕业、工作，把盈心娶回家，然后生个大胖小子。而盈心满脑子想的都是考大学，离开桂林，到更大的城市里扎根。她想要活得更好，更广阔。而十几岁的我却不懂这些。

高考后，结果并不意外，我考上了桂林的一所大专，而盈心则考到了位于北京的一所重点高校。我们相隔千里，却又彼此思念。

那时候，我爸妈的生意越做越大，已经不在当初的小档口了，而盈心的父母则依然靠着当初的小档口谋生。我搬了家，离盈心原来住的老小区40多分钟的车程，但这也拦不住我们见面。每到放寒暑假，我几乎每天都骑电瓶车去找她。只要有空，我也会买车票坐20多个小时的火车从桂林到北京见盈心。

盈心曾经劝过我，让我不要因为和她谈恋爱而耽误太多时间，应该把精力放在学习和前途上。

“莫漓，你很聪明，初中的时候数理化的成绩都很好，再努力一下争取专升本考到北京来，这样我们顺其自然在一起岂不是更好？”每次盈心都这样劝我，但我哪里听得进去。

“那我等你到毕业，你毕业回到桂林，我们就结婚岂不是更快？”我反驳道。

那时候我们经常会因为毕业后的安排而产生分歧。

●歧路渐显 情疏意冷

盈心大四实习的时候，我已经毕业了。我接手了父母的生意，开始游走于应酬的场所，再也不像读书的时候，能在每一个节假日去北京看她了。

在一次酒局上，我喝得酩酊大醉，走出KTV的包厢，差点站不住脚摔倒在厕所门口。是一个女生伸手扶住了我，她把我一路送回包厢，然后就离开了。

“莫漓，你小子艳福不错啊，被大美女扶着回来。”朋友打趣我，我也全当没听见。我已经醉得快不省人事，说实话，她长什么模样我也根本没看清。

后来，我又因为应酬去了几次那家KTV。有一次，要陪客户。我赶紧打电话跟盈心报备，告诉她今晚可能会很晚才回家，没有办法跟她煲电话粥了。

就在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听到了一个女孩的嗤笑声。“都到这个地方了，还装什么纯情？”说话的人，就是卿卿。

我对卿卿怒目而视，赶紧走到安静的地方向盈心解释。从她的语气中，能明显听得出来她的失望。

“莫漓，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每天喝得酩酊大醉，年纪轻轻就熬夜抽烟，这就是你说的我们的以后吗？”盈心问我。

电话这头，我却满肚子委屈。“我这不都是为了我们的以后吗？我赚钱都是为了给你更好的生活啊。”我告诉盈心，我希望她能理解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她。

盈心对我的话不置可否，她叹了口气，挂断了电话。“那是你想要的生活，不是我的。”她说。

这其实不是我和盈心第一次因为我的应酬而产生龃龉，那一次我却被盈心的一声叹息弄得尤为委屈。在酒精的作用下，我忍不住抱头痛哭。我实在太想她了，如果不是为了生活，不是为了早日经济富足给她更优渥的环境，谁愿意天天喝酒喝到胃痛，还要和人笑脸相迎拍马屁呢？

卿卿看到我流泪，有些惊讶。她忍不住走过来陪着我，安慰我。“对不起。”她郑重地向我道歉，也说起了她自己的故事。

卿卿是被前男友“哄”到KTV里上班的。她和男朋友都来自桂北山村，大专毕业后只能找一份普通的工作。有一天，卿卿的前男友告诉她说，到KTV里陪人喝酒就能赚很高的工资。卿卿想也没想，就到KTV上班了。她把每个月赚的钱都交给前男友，却换来对方的拳脚相加。“他一边嫌我脏，一边用我赚的脏钱。”卿卿说，后来她在几个姐妹的帮助下，终于摆脱贫男友，继续留在了KTV上班。

也许都有“被嫌弃”的经历，我和卿卿很快拉近了距离。后来我才知道就是她把我从厕所扶进包厢，对她的好感不禁又多了一分。

从那以后，每次去KTV，我都会点卿卿陪聊天，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。

●异途双星 各绽光芒

一年后，盈心回到了桂林。那时候我和卿卿已经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，但我的心里仍然只有盈心。当我去机场接她回家的时候，我的心高兴得快要飞起来。

但盈心好像不是很高兴，她有些忧心忡忡地看着我，权衡再三后盈心告诉我，她想考研究生，“然后继续留在北京工作、生活”。

这句话对于我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。当时的我彻底接手了父母的生意，如果放弃桂林这边的事业，凭我大专的学历，我能去北京干什么呢？

我接盈心回到家里，沉着脸没有说话。“那你的意思就是要分手呗？”我问盈心。盈心想了想，回答我说：“那正好合了你的心意，你好和那个卿卿在一起。”

原来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盈心查了我的手机，里面有一些我的朋友和我之间插科打诨的话。他们称盈心是我的“大老婆”，卿卿是我的“小老婆”，而我在反驳了几次以后发现没有用，也就没有反驳了，还有一些内容是日常卿卿对我的嘘寒问暖。盈心全都在看了眼里，一直到那一天才爆发。

那天我没有大吵大闹，反而在盈心戳破了我和卿卿的相处之后，我们像多年认识的好朋友一样，说了许多话。

盈心告诉我，她早就觉得我们之前越走越远了，就算没有卿卿，我和她也很难走下去。“莫漓，你只想着给我钱、给我好的生活，从来没有想过我要什么。”盈心说，世界如此广阔，她想要去体验、去看一看，如果机会，她甚至想要出国留学，看看同一个世界里不同国家的生活是怎样的，看看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她能够走多远。

我当时好像懂了一些。我明白，从高考完成的那一刻开始，从我选择读大专混日子，而她去北京继续刻苦读书，我们就已经选择了两条不同的路，并且越走越远了。

我不再强求盈心一定要留在桂林和我在一起，我祝福她如她所想，越走越远。

后来，我听我妈说，盈心果然出国了，如今定居在德国。而我，也没有和卿卿在一起。我只是卿卿的“客户”，当我不再去那家KTV应酬以后，我和她就渐行渐远了。

今年“五一”，是我和盈心分手的第十四年，她回了趟桂林，我父母特意请她和她的父母吃了一顿饭。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，打算过几年回国在高校当教授，我为她的成功而感到高兴。

